



曲彦斌 著

民俗语言学

辽宁教育出版社

福州大学

— 70

民俗语言学

曲彦斌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民俗语言学

曲彦斌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字数: 320,00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 1/2 插页: 5

印数: 1—3,000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王之江

插图: 潘智倩

封面设计: 安今生

责任校对: 陈文本

ISBN 7-5382-0442-3 C·5

定价: 5.60元

序

乌丙安

世界上有两门最古老也最先进的学科，就是数学和语言学。语言学在近一个多世纪里，发展了许多分支学科和边缘学科，并取得了十分辉煌的成就。这成就中对推动世界文明迅速走向现代化做出惊人贡献的就是数学和语言学结合而成的数理语言学。它以数理逻辑、集合论、统计数学为手段和方法，研究语言结构，为当代最先进的通讯技术设备和翻译机器提供最精确的语言资料。这两门学科的结合，正象民俗学中两个不同的古老家族成员进行婚配结合一样，以两个家族能量的总和优生了一代最富有健康活力的新生儿。但是，语言学应用于技术科学只是一个侧面，它做为——门社会科学，同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文学等学科都有密切的近缘关系。语言作为人类最本质的文化特征，天然地使语言学与各民族文化史或文化现象的研究保持最紧密的联系。一百一十年前产生的一门独立的学科——民俗学和语言学的这种联系也毫无例外。

民俗学是以人类社会自古以来世代传承的风俗习惯为研究对象的。民俗事象除了表现在人类行为上和心理上以外，有很大一部分表现在口头上，也就是言语上。凡有人烟处，都有民俗，也都使用语言，并且频繁地运用语言传播和交流民俗。语

言做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发展，为全人类所使用。民俗做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也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在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广泛沿袭。民俗与语言在人类文化史的进程中，从来就是难舍难离的旅伴和近亲。但是，以往却只有不成系统的民俗与语言的边缘性研究，还没有把这两门学科结合起来形成一门独立分支学科的先例。

我国民俗学从“五四”时期到本世纪四十年代初，曾经有一段兴旺的历程。以后，由于战争的原因和政治大变动的种种复杂原因，这门新兴学科进入了休眠期。一九七八年开始的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带来了百业俱兴的生机，民俗学也应运崛起，开创了复兴的繁荣局面。经过几年的发展，无论民俗学基本理论还是民俗学与其他学科横向交叉的理论研究，都有了可喜的进步。就在这种学术繁荣的新形势下，致力于民俗学和语言学双重学科研究的曲彦斌同志，经过刻苦的钻研、探索，提出了建立和发展“民俗语言学”的科学设想和初步结论。就在一九八六年第五期《百科知识》上发表了她的《民俗语言学浅谈》一文的时候，她的这部《民俗语言学》论著已经大体完成了。目前她正以充沛的精力、高昂的情绪和扎实的功底进行着更深入的研究工作。预计这项民俗语言学的开拓工程，将以它独具的科学性格和生命力健康地立于我国社会科学之林。

当代世界上有一些语言学派认为，语言与文化（包括与风俗、习惯、心理等社会集团现象）是毫不相干的，是独立的形式。他们认为语言并不是实体，因此也就否认语言意义和内容的研究。但是，也有更多的学派从各自角度把语言学和社会学的、心理学的研究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就连美国描写语言学派

代表人物爱得华·萨丕尔 (Edward Sapir 1884—1939) 也很注重研究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他在著名的《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的引论中就十分强调言语是一个集体的历史遗产，是长期相沿的社会习惯的产物。言语是一种非本能性的获得文化的功能。他在论述中还强调过“语言的内容，不用说，是和文化有密切关系的”。他指出“语言的词汇多多少少忠实地反映出它所服务的文化，从这种意义上说，语言史和文化史沿着平行的路线前进，是完全正确的”。（见中译本 196 页）尽管他一再证明这对于语言学家毫无意义，一再让人们把语言沿流和文化沿流“当作”两个不能比较没有关系的过程。但是，我认为语言和文化现象中的风俗习惯，都受着相同的一些规律所支配，是任何人也难以否定的。在民俗或语言的调查中，不难发现任何一个小小的语言共同体或民俗共同体，都非常恪守于它们的乡土传统或民族传统，这几乎是在世代相传过程中早就形成的习惯。这种习惯很顽强，于是造成语言或民俗有那么多差异性。但同时，我们又发现任何一个顽强的语言共同体或民俗共同体，从来都和另外的许多共同体发生着交往、交际、交流和沟通。这又是和恪守乡土传统或民族传统相反的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又常常强有力地促使语言或民俗的差异性得到不同程度的融合与统一。这种共同的规律，对于语言学家或民俗学家都是十分有意义的。据我考察，虽然在这个规律支配下，语言现象的传播与民俗事象的传播并不是以等同的轨迹显示的；但是，它们之间所产生的密切联系却是经常的、大量的、自古而然的。因此，不妨说：语言和民俗之间所发生的所有密切关系，特别是带有规律性的关系，正是这门民俗语言学研究的重点对象。

我对于语言学没有进行过深入研究，很难从语言学的角度评议这门新学科。但是，仅就我接触到的我国各民族的民俗语言现象或事实而言，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特征或类型上，都需要有这样一门学科专门探讨和分析。其中，甚至有一些深而隐的事象，不仅琐细、而且神秘，也亟待这样一门学科进行微观研究予以透视。民俗语言学的独立存在和发展是十分必要的，它一定会充分发挥自己的科学职能作用。

曲彦斌同志著的《民俗语言学》一书正是适应了这种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需要而问世的。早在一九八三年，作者向我介绍日本出版的《明清俗语辞书集成》，我向他介绍日本全国性民俗语汇辞典和事典的谬谈过程中，曾经议论了建立民俗语言学这门学科的构想。但是，当时还没有讨论出比较成熟的构架。我对于他在这方面积极主动的探索精神和学术见地，以及他勇于开拓这门学科新领地的尝试是举双手赞成的。在以后的两年多的多次接触中，我不断看到他在建设这门学科方面所取得的可喜进展。一九八六年初秋，作者便大体完成了这部概论性的《民俗语言学》的写作，把原稿送到我家，使我做了本书的第一个读者。

作者在本书中除后记叙述了他写这本书的有关情况，和编入必要的附录外，主体部分共撰写了连同绪论在内的十六章五十多节专论。绪论部分可以说是这门学科的引论或概说，它从各个角度论证和说明了民俗语言学的性质、任务、范围和基本内容。其中，着重阐述了民俗学和语言学关系密切之所在。这对于本书所开拓的新学科、新理论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前提。因为，假如把两门毫不相干的学科生硬地嫁接起来，不仅没有任何存活的可能，更不会诞生出科学的新理论。作者把握住这一

个基本点，用大量资料进行了分析论证，得出了很有见地的结论。

本书第一章到第五章，作者分别就文字、语音、语汇、语义、语法和民俗的关系，做了具体分析和论述。可以把这几个专章所论证的专题看做民俗语言学的分论部分，因为它们是从古到今语言学范围内最基本的研究对象，也是民俗事象得以表述的最基本的要素。这一部分所论述的内容都是民俗语言现象中十分醒目的课题，很有代表性。其中关于文字的民俗研究，是民俗语言学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对于有文字民族的民俗语言学来说更是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对文字的分析和解剖，反过来获得语言传播出来的民俗信息，这是民俗语言学必不可少的任务。尤其是我国汉字所显示出的民俗特征，在现存各种文字中更为突出。作者在书中捕捉了大量事象做了微观研究，取得了从文字追溯到口语传承方面的民俗学结论。在汉语系统中，对言语的崇拜习俗与相对应的文字的崇拜或类文字符号、图记的迷信是同属于一个信仰民俗范畴的。作者举例证实了这种鲜明的民俗特征。书中对语音的崇拜与禁忌习俗，对语汇中的民俗事象及语义演变和习俗的关系等等，都做了精密的论证。

值得着重指出的是作者在修辞的民俗研究中，对修辞意识的民俗心理因素做了很好的论述。修辞这种语言现象，从来就是社会习俗中必不可缺的交际手段显示出的重要现象，所以它也必然地要在社会习俗支配下形成多种修辞方式，优选特定的修辞语汇，产生合乎风俗习惯的修辞效果，达到不同的修辞目的。在这里，民俗背景和修辞语境几乎是难解难分的两种现象，所以作者把它们合起来称做“民俗修辞语境”，这是很有

道理的。这里有两种情况值得注意：一个是来自民俗制约而形成的修辞语境；另一个是人们的修辞活动对民俗语境的充分运用。前一种情况往往是在民俗压力下形成的被动修辞语境；而后一种情况却是利用最恰当的民俗语境开展积极主动的修辞活动。这两种情况在民俗语言现象中是广泛存在的。在礼仪习俗或信仰习俗的修辞语境中，前一种情况居多；在喜庆节日、娱乐游艺及日常交往习俗的修辞语境中，后一种情况居多。作者分别引证了大量修辞现象做了解析。

第六章到第十四章，从方言、俗语、语体，到副语言习俗、城乡语言习俗、数字习俗、称谓语俗、语讳学及言语风尚，共计九个民俗语言学专题，可以看做是民俗语言学的专论部分。方言、俗语自不必说，它们正是民俗语言的常见内容。语体习俗的研究，把人们交际所使用的语体与民俗的密切关系揭示清楚了。其余六项专题所探讨的对象，都是民俗中十分重要的语言现象，作者对它们进行的研讨和论证，无疑是对民俗语言学领域的开拓。

副语言习俗的研究是民俗语言学的特殊内容。从民俗学角度看，甚至应当看做是重要内容。民俗科学做为一种传统的行为科学，对和语言并行或紧紧伴随语言的非言语交际习俗是十分重视的。由言语活动的生理基础、心理反应所形成的一系列神态、表情、手势等交际行为，是表达丰富的潜在语言（或深层语言）的形式。由它们传达出的民俗信息是很值得探索的。民俗语言学应当从口耳之间的民俗语言现象展开视野，扩大到手眼之间的民俗语言现象的研究领域。因为，实践证明，那些非言语交际行为除了辅助言语、伴随言语外，还有包含可理解语在内的特点，这一方面往往是用单纯的言语方式无法取代

的。作者从身势情态语、标志语和特殊音响的非言语交际等三方面论证了这个专题，对民俗语言学深层领域的探索有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意义。

数和数词的民俗是全人类最古老的民俗语言现象之一。数的概念是从原始社会人类的生产生活中的计算习惯中艰难地诞生的。人类远祖从“一”的概念能构思到代表多数的“三”，已经是文化上很了不起的发展了。以后用结绳计数，用竹码加减，以补助手指数计算的不足，以后又出现符号记数，才有了高级的数的概念，出现了各种数字和算法，人类终于掌握了异常复杂抽象的数学。做为民俗语言的数字，除了日常生活、生产活动习惯中的计数以外，还有大量的数字与信仰民俗、礼仪习俗密切相关。象我国北方各民族古老的萨满教信仰中，三、五、七、九等数，都是受到崇拜的神秘数字。他们最崇拜的天和地，都分别有多层的说法，这天地层的数，都有信仰上的解释。作者抓住了许多数字民俗现象做了论述，探索了数与民俗之间的多种关系，揭示了数字在语文中的民俗特征。

此外，称谓语俗是家族、亲族习俗及乡里社会习俗的重要语俗，尤其在我国汉族传统的“九族制”或“五服制”家族系统中，称谓语俗是十分严肃、严格、严密的族制标志语，对它的探究，有助于解开封建大家族亲属网络的血缘和姻缘世系之谜。至于语讳学是原始禁忌在言语现象中的遗留与发展，在我国民俗语言中，这种由信仰语言到社会常用语言的转化是很多的，对它的解析，大大有助于对社会民俗的深刻理解。

总之，这部开创性的民俗语言学论著，为读者展开了一个既熟悉而又新鲜的学术领域，显示了民俗学、语言学两学科的能量结合而成的民俗语言学的新生命力。当然，民俗语言学的

建立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在我国还需进行十分艰苦的大规模的多民族的民俗语言调查，还要在调查的基础上概括出更加深刻全面的基本理论来。这门新学科的发展道路还相当长，曲彦斌同志的这部论著正是在这条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应当看到曲彦斌同志迈出的这第一大步是难能可贵的，是值得庆贺和赞扬的。他以一名自学成材的青年民俗科学和语言科学工作者的力量开拓一门新的科学，是十分艰苦的。然而，他终于走上了通往理想的成功之路。对于这样勇于进取、善于开拓的新一代科学研究者，学术界一定会热烈欢迎并大力支持的。

做为本书的第一个读者，我希望作者不久将为我国民俗语言学的建立和发展奉献出更多更好的成果！

丙寅立夏于沈阳

序

王 德 春

当代科学的发展，一方面不断深化，从科学内部分化出不同的分科；一方面不断广泛化，科学之间交叉，综合出各种边缘学科。民俗语言学就是民俗学和语言学交叉的边缘学科。

语言学研究作为社会交际工具的语言。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它是在千百代人民的使用中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语言是音义结合的词汇的语法的体系，它以音义结合的语言单位巩固并记载着人类思维的成果。民俗学研究社会文化的民俗事象，这些事象也记载、巩固在语言之中。民俗与语言的关系十分密切。传统语言学、人类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早已注意到这种关系，并进行了有效的研究。民俗学和语言学的交叉领域就是语言和民俗的关系，就是语俗，即直接反映民俗的语言材料和直接反映在语言体系中的民俗事象。

民俗语言学运用语言学和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语俗现象。语言中民俗语汇的出现，既表现了语言的发展变化，又反映了社会民俗的丰富多彩。民俗语言学可以从民俗现象的表现，观察语言变化，又可以从语言变化研究社会风尚习俗。

在我的家乡南京市，曾有一个正月十六攀城墙的风俗，俗谓“走百病”或曰“踏太平”。这一天，“城头游人如蚁，箫

鼓爆竹之声，远近相闻”。（甘熙《白下琐言》）市民在新春季节，登高远眺，身心健康，心畅神怡，“走百病”“踏太平”两语反映了这一风俗。

在南京流行的歇后语中有一句“蔑街和事——不找外人”，用来说明产生事端可以从内部解决，不必求助外人。探求语源，可以从中了解到南京的又一风俗。蔑街是南京中华门西一条小街，过去街上有一家老万全茶馆。人们常在那儿调解民事纠纷。街上发生的事，当地人可自行解决。推而广之，说明当时茶馆的作用。南京居民又有一句俗语叫“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这是说一些市民，早上往茶馆一坐，泡一壶茶，高谈阔论、调解纠纷；晚上往浴室一躺，聊天叙旧，商谈事务；茶馆和浴室成了他们交际和交流信息的场所。

这些例子说明，语言研究和民俗研究关系密切，可以相辅相成。这就是民俗语言学得以建立的依据。

用历史民俗学的方法解释一些词语的民俗语源，以确定语义，这对词汇学和语义学的研究十分重要。

南京在立春前后常听到“打春”“接春”“送春”“跸春”“拜春”“咬春”等词语，它们的含义要从南京立春时的“村田乐”习俗中去寻求解释。村田乐是庆祝立春的一种娱乐活动，从明代初年流行下来。立春前十数日起，村民三三两两，鸣锣跳唱。这种村田乐先是在郊区流行，明太祖朱元璋“见田野中有此，命翰林撰词，使城中亦为之”。于是，每逢立春，城里城外，街巷村镇，跳打说唱，“打”出又一个新春，谓之“打春”。南京人称立春为“新春”，向有“新春大似年”之说，十分重视。“打春”习俗到了明正德年间又有了新的发展。《白下新春词》中写道：“夹道儿童齐拍手，府衙前看打春

来”。这儿的“打春”是从府太守“鞭打春牛”而来。按照习俗，立春日早晨，太守率府县官员人等在东郊举行新春庆典。三声冲响，烧香“接春”。令盲人用五彩笔涂画泥牛，按所画部位和花纹以觐年成，谓之“觐春”。太守用花纸芦梗鞭打泥牛，称为“打春”。仪式结束后，五彩泥牛抬往闹市，供人观赏，谓之“送春”。这种新春庆典，官民同乐，热闹非凡。庆典之外，家人向长辈拜贺，俗称“拜春”；然后阖家围食春饼，谓之“咬春”。咬春的习俗年代更久，地域更广。宋朝就有春饼，朝廷用之犒赏群臣；明、清更为讲究。北京除吃春饼外，妇女还吃水红萝卜，也名“咬春”。南京的春饼是很有名的。袁枚曾赞之为“薄如蝉翼，大若茶盘，柔润绝伦”。用它卷起新春的时新蔬菜：韭菜、荠菜、春笋等，咬起来美味可口，春味四溢。直到现在，南京街头巷尾，还时有小贩出售“春饼包油条”，现作现卖，香脆可口。

说到荠菜，南京话中又有涉及民俗的语义。荠菜是草本植物，花白色，羽状嫩叶可食。南京居民在农历三十晚上，都食荠菜，谐音“聚财”。于是，“荠菜”成为一种吉利用语。另外，俗说农历三月初三是荠菜生日，俗谚云：“三月三，荠菜花赛牡丹。”这一天，居民喜欢到郊外踏青，在田头路边自采荠菜。

以上例子说明，从语言材料发掘民间的风尚习俗，又从民俗事象考证语言材料，这都是民俗语言学的任务。民俗语言学是一种广泛而有趣的领域，值得加以研究。

曲彦斌同志利用业余时间，在这个领域里进行了一些探索，并写了这本《民俗语言学》，十分难能可贵。他给我写信热切希望我为之写一篇书序。心诚可感，盛情难却。于是我在

病中打起精神，饶有兴趣地粗读了他的部分初稿。由于没有细读全稿，写不出深刻的心得体会。只是勉为其难，执笔写了一点粗浅的感想。我相信，这本书出版后会引起读者的兴趣。我也相信，将有更多的同志来共同研究这个领域，民俗语言学将获得繁荣发展。

是为序。

1986年夏于沪

目 录

乌序

王序

绪论.....	(1)
第一节 民俗语源的探索.....	(1)
第二节 语言学与民俗学.....	(7)
第三节 民俗语言学的基本理论.....	(14)
第一章 文字与习俗.....	(23)
第一节 民俗语言学的文字观念.....	(23)
第二节 文字的起源与民俗.....	(27)
第三节 古文字与民俗事象.....	(34)
第四节 方言字、文字游戏、文字迷信及其他.....	(41)
第二章 语音与习俗.....	(50)
第一节 语音的约定俗成性与它的民俗属性.....	(52)
第二节 语音的崇拜与禁忌习俗.....	(56)
第三节 语音与社会风俗名物.....	(60)
第三章 词汇、语义与习俗.....	(68)
第一节 语汇中的物质、精神文化事象.....	(68)
第二节 语义的演变与习俗.....	(73)
第三节 语源与民俗.....	(78)
第四节 民俗语汇问题.....	(82)

第四章 语法与习俗惯制	(87)
第一节 构词法中的语言习俗.....	(88)
第二节 敬语问题.....	(92)
第三节 句法中的语言习俗.....	(96)
第五章 修辞与习俗	(107)
第一节 民俗心理与修辞心理.....	(108)
第二节 修辞语境中的民俗问题.....	(111)
第三节 修辞与信仰习俗.....	(113)
第四节 修辞与称谓习俗.....	(116)
第五节 修辞与礼俗.....	(119)
第六节 修辞与方言土语.....	(122)
第六章 方言与民间文化	(127)
第一节 民俗的地方差异与方言.....	(129)
第二节 方言与民间文学.....	(136)
第三节 实地调查是民俗学和方言学共同的一种 科学方法.....	(138)
第七章 语体与习俗	(143)
第一节 口语语体与习俗.....	(143)
第二节 书面语体与习俗.....	(149)
第八章 中国俗语学	(159)
第一节 俗语的界说及其种类.....	(160)
第二节 俗语的民俗语言学特点.....	(168)
第三节 俗语的功用.....	(178)
第九章 副语言习俗	(187)
第一节 副语言习俗溯源.....	(188)
第二节 副语言习俗的类型及其形式内容考察.....	(195)